



徐坤  
著

# 野草根

《中国作家》百丽小说奖

夏小禾蓦地想起，她今年也是二十九岁，正好是母亲去世的年龄。这里边躺着一个跟自己同样大的女人。她因死而永生，自己却因生而要不断体会死亡。



长篇小说系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徐坤  
著

# 野草根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野草根 / 徐坤著.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7.4  
ISBN 978-7-5404-3911-8

I. 野... II. 徐...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50022 号

**野草根**

徐坤 著

责任编辑: 谢不周 朱莹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湖南省长沙市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 410014)

网址: [www.hnwy.net](http://www.hnwy.net)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新华印刷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邵阳) 印刷

::

2007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980 × 720mm 1/16 印张: 14

字数: 232,000 印数: 1-40,000

ISBN 978-7-5404-3911-8

定价: 22.00 元

本社邮购电话: 0731-5983015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 目 录

|                     |     |
|---------------------|-----|
| 引 子 .....           | 001 |
| 第一章 北风呼号.....       | 007 |
| 第二章 我们的战斗生活像诗篇..... | 019 |
| 第三章 月光下的金达莱.....    | 047 |
| 第四章 野蜂飞舞.....       | 057 |
| 第五章 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  | 070 |
| 第六章 两个婚礼和一个葬礼.....  | 095 |
| 第七章 人鬼情未了.....      | 142 |
| 第八章 隐形的翅膀.....      | 152 |
| 第九章 野百合也有春天.....    | 189 |
| 尾 声 .....           | 219 |

## ■ 引子

还没到清明，雨先哭上了。出门的时候，雨还没有下，这会儿，却已经连成了线，密密麻麻，落到地上，很快就浸湿了泥土。人一踏上去，就踩出一脚泥泞。

夏小禾周身颤抖，穿越一片片死去的老树精灵，进入这片人间墓地。武殿新在身后撑一把宽沿的黑伞，替她挡住了身后细密的雨水，却也仍然遮不住她那光洁明亮前额上肆虐的雨水。水珠儿顺着刘海滴答滴答往下落，流了满腮满脸，她也顾不上抬手擦一把，仍自顾自往前走着。她那年纪轻轻的心里，这会儿，全被忧戚占满了。

武殿新跟在身后，也没有打扰她，只是体贴地掏出手帕，在身后轻轻碰了碰她的胳膊。夏小禾回过手来就势接住，也只是紧攥在手心里，并没有往脸上擦。

墓地位于东陵的山上，要跨越一片茂密的森林，再拐过几道曲里拐弯的斜坡，才能进入那一片高低起伏的谷底。

这一年年景不太好，打一过完年，就狠闹了一阵子禽流感，不光瘟了好多鸡，也瘟死了许多树。树瘟先是从东陵山上新开辟的森林道路两旁的杨树上闹起来，接着蔓延到槐树。死去的多半是那些长了几百年的参天古木，每棵直径大约有一米多粗，树干魁伟，枝桠浓密，枯枝在半空里虬曲交接，乌洞洞黑黢黢，哀哀地立着，半空里形成一幅幅尸首的剪影。看着既楚楚可怜，又触目惊心。那光景，好不肃杀！

他们来时，就在路两旁那一排排死树丛中穿行。夏小禾一路看着，惊悚地

瞪大了眼睛，将头偎过来，倚在武殿新肩上。武殿新一手把着方向盘，一只手从她的颈后环绕过来，抚摸着她的长发，似是安抚，也是解忧。

死去的那一批批的树，终归不知是什么毛病。请来农学院的专家会诊，也束手无策。他们给这种病症取名叫“树瘟”，说也许是患病的野山鸡飞到树上，拉泡屎将树给传染上了。

还有一种说法是树们由于不满现状，今春施行集体自杀。开辟这条通往新兴游乐园和富豪别墅区的林中路时，砍伐的正是杨槐生长地带，现今这条笔直宽敞的沥青路下，覆盖了许多它们兄弟姐妹的尸体。树族难免伤心绝望，相互传播信号，在这个春天里以威武不能屈的古典姿态自绝于人民。

人世间最为残酷的景象，莫过于病树前头万木春。树殁了，遍地野草却毫发无损，春风吹又绿地恣肆出一片片生死无忧的乐观态度。

他们的奥迪车落地无声，穿过枯乱焦黄的密匝匝森林古道，身后溅起一波波水纹后，终于爬上一道山岭。斜坡陡峭，眼前豁然开朗。连绵的山脉，蜿蜒起伏的河流，漫山遍野的粉红色杜鹃花，即使在雨中，也沸腾得耀眼，粉红粉红的一片，仿佛色彩在燃烧。道路在这里开始分岔，往左，是这个城市最有名的温泉山庄和富人别墅区，往右，就是公共墓地。

夏小禾的目光刚从枯萎和焦黄中过来，似乎还一下子不能适应这满眼的粉红。她挺了挺身子，坐正身姿，怔怔地打量着窗外。自从那一年将母亲的骨灰移葬于此之后，她就再也没来过。几年时间，这里大变模样。今儿她是特地让武殿新陪着，来向九泉之下的妈妈告别的。马上她就要离开这座生她养她的沈城，到另外一座完全陌生的城市去。对前途的忧戚和忐忑不安似乎都像瘟树的影子一样在心中挥之不去。

东陵山上这块地界，原本是好几百年前的皇家陵寝，是大清朝第一代皇帝清太祖努尔哈赤和皇后叶赫那拉氏的坟茔，也就是叫做“福陵”的所在地。这里上风上水，是护佑着这座城市吉祥平安的一道福脉。老林子也生长了几百年，自成规模气势，大树们老得早已经成了精。没想到进了新世纪，一切都以经济利益为杠杆，这块风水宝地也成了可以开发利用的资源，新修公路活生生把福脉给截断了。皇陵在侧，又岂容百姓安息？老祖宗的遗产，自有它不可随意改动的规矩。改了，必遭报应。只是不想，这一报，却报到了树身上。倒霉

的树们，就做了人类的替死鬼。

瘟死的树，没人敢去收拾残局，既不敢拿来烧火做饭，也不敢用来做家具房梁。屈死的老树精灵据说会在树干里包藏，谁若把树干劈开将它引出来，就仿佛打开潘多拉的匣子，魔鬼一出，后果难以预料，搞不好就会瘟人。无奈，人们也就只能由着山间道路两旁老树尸首一排一排惊天动地地悲恸，威武默哀，让每一个从树下经过的人，都产生不寒而栗的惊悚。

夏小禾和武殿新把车子停在山坡下，徒步进入这片墓地。

墓地坐落在山脚下个缓坡上，占地面积相当大，坡体的斜度，正好可以让雨水顺势滑落下来，直接滚落到坡底的垄沟里，足以想见设计者的精心。它的选景也相当独到，站在墓地边上远眺，河流山川尽收眼底，山脚下的田野里残留着一些去年秋收过后余下的高粱玉米茬子和老叶，渗透着人间生动的活力和亲和力。更低处的垄沟里，紫地丁和矢车菊爬满四野，绿色苦艾草发着幽香。半山腰上，几株山楂树、野梨树随风飘舞，豆丁一样的红果和白色梨花煞是好看，花瓣都镶上了淡绿色的牙边，花粉分泌出几丝热烘烘的脆甜。一丛一丛鹅黄的迎春枝条在雨里抽动，更加烘托出墓地的和泰安详。如果没有那些一个挨着一个隆起的圆形土堆和一块块坚硬的墓碑跃入眼帘，这里几乎让人疑为世外桃源。

雨把墓地浇得十分静谧。来上坟扫墓的都是一家一伙的，带着大人牵着孩子，忙着添土修坟，摆放他们的供果，顺便教他们的子孙认着墓碑上祖宗的名字。守陵人拿着铁锹和油漆等工具忙不迭地在墓地间走动，忙来忙去。这种天气不用担心人们会烧纸点燃明火，那些草纸点也点不着。他们要做的主要是替人添土修坟、念叨几句吉祥话，讨一份赏钱。有几个掘墓人正穿着雨衣，在墓地的一隅艰难地挖着坑。他们骂骂咧咧诅咒这天气，一个说谁家的人死得不是时候，偏偏要在这会子挖坑下葬，湿漉漉的，搞得老子一踩一脚泥。另一个说人要是能自己选时候死，那他也就不死了，闲着没事儿活着该多好。

植物和泥土的清香气味，雨点的潮湿气息，腐殖土的酸气，祭酒淋在地上的酒醺，混合着纸钱燃烧不充分的烟气，在墓地里蔓延。这无数的味道里又混合了他们身上的香水味，她身上的夏奈尔5号和他身上的古瓷香水的薰香，让这墓地里的气味愈发复杂起来，又腐朽，又潮湿，阴森而酣醉。

夏小禾怀里抱着一束白百合，神情肃穆地走进墓群。武殿新撑着伞默默跟

在她身后。夏小禾长发飘飘，细眉细眼，二十来岁的样子，高高瘦瘦，一袭黑衣黑裙，领口翻衬出一点白，显得凄艳又孤绝。武殿新高大魁伟，长得眉深目阔，五十来岁年纪，衣冠楚楚，一身黑色西装，步履沉重地跟在她身后，撑着伞，隔着一段矜持的距离身位。他们按照记下来的墓碑牌位号寻找，穿过一排排面貌相似的碑群，来到西边的一群墓碑中间站下。夏小禾脚步滞重，眼神缓缓掠过墓碑上那一个个相同的姓氏：于忠孝之墓，于忠顺之墓，于树原之墓，于树奇与于叶氏合葬之墓……

就是这里了。她默默地在每块碑前站了一下，最后在紧把边的一块墓碑前停了下来。武殿新也跟在她身后站住。夏小禾惶然无助地站着，抑制住慌乱的心跳，弯腰把鲜花放在墓碑前。接着退后一步，定定地瞧着，眼泪不由自主刷刷流了下来。武殿新跨前一步，撑着伞，左手轻轻挽住她的腰，似要给她注入一股力量。夏小禾惊着了似的，扭头看他一眼，用手背擦了擦脸上的泪，将身形依赖地侧斜过来，倚靠在他的肩上。

两个年龄差别很大的暧昧男女，如此勾肩搭背紧密无缝地立于墓前，在一家一伙的扫墓人群中，很是显眼，也容易让人起疑。

墓地里的守陵人很快就闻风而至。守陵人五十多岁，弯腰，驼背，瓦骨脸，大鼻子，猫头鹰似的眼睛明亮而尖利，那眼神一眼就能刺死人。他上身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藏蓝工作服，下身是件溅满泥点子的军绿裤子，像个从西域归汉的回鹘人。守灵人来到跟前，一手拎锹，一手撑伞，飞速地剐了武殿新一眼，又把圆而亮的玻璃球鹰眼盯住夏小禾，转了几转，开口冲夏小禾搭讪道，清明时节看望亲人，儿女都是孝子贤孙。我说姑娘，把房子上这棵树修一修吧，底下的树枝已经压着屋顶了，人呆在里面喘不上气儿。

守灵人一开口，却是一副公鸭嗓，整个一个阉人的声音，细长而尖利，让人不知他是男是女，是老头还是老太太。

夏小禾一惊，身子往武殿新身上紧靠了一靠。当着外人面，武殿新本能地微微闪动了一下身子，跟夏小禾拉开一些距离。夏小禾有些孤立无助，又有些不置可否地站着，没听明白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该怎样回答。

没等她说话，守陵人已经把他的驼背转过去，冲身后一招手。另外一个守陵老妇人立即拿着铁锹跟了过来。老妇人看样子也有五十来岁，满脸的皱纹，

眼睛挤在纹路里几乎看不见，穿着土灰色的布衫，灰不拉叽的裤子，裤腿照样也溅上许多泥点子。从她走的几步道看得出她还是很有力气。老妇人跟这个男的熟络默契得像一家子，也许根本就是一家子。只见她来到跟前，也不说什么话，只是打眼看了看坟头那棵小松树，然后就放下锹，从腰里拔出一把锋利的腰刀，“嚓、嚓、嚓”，下刀快速在树上砍起来。

夏小禾莫名惊诧，眼见得老妇人咔嚓咔嚓几下，就把树底下的赘枝砍掉。像是被斫手断足的小树立马显得枝条利落，压在坟头上那些旁逸斜出的权条也瞬间皆无。

这是夏小禾当年亲手栽到母亲坟头的一棵小松树，那会儿还高不及她的膝盖，现在却已经长过她的腰。

砍完了树，守陵老妇人似乎意犹未尽，不等吩咐，又麻利地端起锹来给坟头培了几锹土，嘴里还叨咕道，姑娘，把这碑上的字也描一描吧？看这房子也该装修一下，让屋子里鲜亮鲜亮啦。

说着，又没等夏小禾点头，守陵老妪就像生怕抢不到这个生意似的，一把将锹塞到她男人手里，迅速从兜里掏出一应工具——抹布，油漆，小板刷，软毛笔，自己兀自蹲下身去，照着墓碑上的字迹一笔一画描了起来。

夏小禾有点猝不及防，没有拒绝，也没有阻拦，呆呆地看着她做着这一切。

姑娘，这里是你什么人啊？低处传来守陵老妪的声音。

母亲。

噢。

守陵老妪好像善解人意，不再往下问，又嘟嘟囔囔念起她的祭拜经，要说呢这人有人命，鬼有鬼的福。老太太你睁眼看看，你女儿看你来了！你看看她吃得好穿得好，天天抱得金元宝；人漂亮，有福气，一钓钓得金龟婿。多子多孙，财源广袤，知书达理，贤惠孝悌，老太太你好有福气啊！

她不是老太太。她走的时候，也就跟我现在一般大。

啥？守陵人惊得直起腰来，姑娘，你……

守陵老妪又定定地打量姑娘几眼，见她弯弯的眉毛，细细的眼，光洁如玉的小鸭蛋脸，怎么看也就是二十几岁的样子。

让我自己来描吧。

夏小禾醒过味儿来，从老姬手里接过油漆和小板刷，弯下身去，蹲跪在母亲坟前，一笔一画，描摹起碑上那几个黑黑粗粗的魏碑字：

母亲于小庄之墓

.....

## ■ 第一章 | 北风呼号

1968年12月，东北最大的工业城市沈阳。大地僵硬，北风呼号。从西伯利亚来的一股寒流已经整晚上在城里转悠，折断了老树的枝桠，扑棱棱吹掉不少屋瓦。残雪与大字报的碎屑滴溜溜在风中打转，跟那些大街上的驴粪蛋狗粪蛋很快就搅和冻硬到了一起，变得你我不分，相互体恤。天快亮的时候，狂风的势头减弱了一些，渐势而来的小白毛风依旧像刀子一样，嘶溜嘶溜的，迎面在人脸上左一道右一道刮出生疼的口子。天空低垂，万物沉寂，浓重的霜气里见不到一个活物的影子。

未满十六岁的初中毕业生于小庄这天早晨是噘嘴赌气从家里走的，临出门前还和姐姐于小顶吵了一架。于小庄这丫头得理不让人，骂起话来叭叭叭叭小嘴跟炒蹦豆一般。与之相比，十九岁的大姐于小顶显得老成持重，处处想显出老大的威严，说话总要达到板上钉钉、掷地有声的效果。今早一出了这个家门，往后可就是天各一方，命运未卜。高中毕业生于小顶显得忧心忡忡，脑门心儿结成疙瘩，初中毕业生于小庄却是欢蹦乱跳，没心没肺，多少有点傻不溜丢的。

天不亮，小顶小庄的娘就起来生火做饭，打点两个丫头出门。这一说要上山下乡，两个丫头蛋子就双双出走，着实让她这个当娘的有点揪心窝子。自打门口老槐树上的大喇叭筒子哇里哇啦传来“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她家里头就没得消停，两个骚丫蛋子都跟吃了枪子儿炸药似的扑棱扑棱往外蹦，满大街敲锣打鼓去欢庆游行。“最高指示”里还说：“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

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还没等街道公社干部们上门动员，两丫头就自己做主在学校报名申请下乡，等到生米成了熟饭才回来告诉她们的老娘。那个老大还算略微懂事，知道把话圆乎着说，宽慰她娘说，娘，下乡是出于不得已，不下乡，就连户口和工作都没有，呆在城市里成为黑户盲流，人就没法活下去。再说，我是校红卫兵领袖，也应该给同学们做个榜样带个头。

老二小庄则二百五一个，连个人话都不会说，把小辫一支棱，小脖一梗，道，我不走干啥？走！我要走远儿远儿的，省得你们见天价看我不顺眼。

她娘气得干没辙。她老人家把大脚片子一跺，怒吼一声，滚吧滚吧，臭整犊子！你们都走，走！瞧着到时候累成王八羔子样，谁也别给我回家来叫苦！

老大也不无埋怨地对小庄道，咱们都走了，谁在家里照顾娘呢？

老二又小脖一梗，谁照顾？你说谁照顾？你是老大，你应该孝顺留在家里啊！只许你进步就不许我进步？

娘在一旁赶紧拉住，你这个二瓢子，只会说瓢话！本来不该你去的，偏要跟着去。你才那么点儿大，看到时候想家了回不来。你说你可咋整？

小庄说，我才不会想家呢！我要扎根农村干革命，哪还有什么家不家的。

她娘叹口气，唉！我这是养孩子养出孽来了！咋就揍出这么个没心没肺的二整犊子？

说归说，当娘的该担待的还得担待。这一走就走俩，也真够老于家受的。家里穷得叮当响，连个像样的铺盖卷都搭不起来。她又出去跟邻居借了几尺布票，好歹扯了几尺棉布，把她俩的旧棉絮做了个被套缝起来，看着也有个半成新。今早一睁眼，老太太就琢磨着，这最后一顿饭给两丫头整点啥嚼谷。

说是“老太太”，实际上她今年虚岁五十七，守寡八年，生养过十个孩子，有两个中途夭折，其他八个勇敢地活着。前边四个小子已经出门成家立业，目前还窝手里头四个，分别是大女儿于小顶、二女儿于小庄，外加一对十岁的龙凤双胞胎。每逢那两个双胞胎一打架闹哄，老太太就会恶狠狠地说：打！打！打死你们这两个白吃饭的货！

接着她又捶打自己胸脯，无限懊悔道，唉！都是那死老头子临死前造的孽啊！

小庄那小鳖羔子这时就会人事不懂地接话说，生生生！谁让你们生那么多！当初你们就不能把裤裆夹紧点？

她娘操起一把笤帚疙瘩劈面照耳根子抽过去，你这个杂种操的！你那是跟

你娘说话啊？我怎么生了你这么个没羞没臊的败家玩意？！

小庄原本那跑得飞快的两条山羊腿这时也不跑了，在当地一站，举手轻轻一搪，她娘就噎噎噎倒退几步，差点一屁股跌坐在地上。老太太手里失了准，嘴里还不服气，骂骂咧咧道，二鳖犊子你还真长能耐了哈！看我还打不动你了呢！说着，又一次气运丹田，举起长柄笊帚疙瘩家法，以简单轻捷的滑步脚法急速趋近前来。

老大于小顶及时推搡老二一把，二豹子你快滚！赶紧躲远点得了！别总没事在家惹咱娘生气。

老二就坡下驴，这才悻悻地闪开，一猫腰钻出屋去，哧溜一声，瞬间跑得不见人影。

闺女大了，打不动了。她娘手举笊帚疙瘩，望着二鳖犊子远去的背影，内心涌动好些教子不成的感慨。

于家撑门立户这位于老太太，一米七几的大个儿，一张铜盆四方脸，两只细长吊梢眼，脑门窄，肩膀宽，脑后灰白相间一团大抓髻，腰下一条肥大的黑色抵裆裤，上身一件靛蓝斜襟大布衫，先裹后放的一双民众脚。虽说眼梢已经些许向下耷拉，但一说话满脸的横肉丝子仍往上立着，乍一看，整个就是一个杀伐决断的老年慈禧，只可惜没人慈禧太后那个命。从那窄额细眼的长相上看，还真跟老叶赫那拉她们家人有些像，也许真是上辈子哪朝哪代的满蒙贵族混血儿，如今流落到贫寒人家，活该一辈子要给一个穷汉人养孩子倒尿看家守寡。说起来，这都是命。一切贫贱，都是命里注定。

于叶氏也就是小庄小顶她们的娘，身板硬，脸盘宽，额头扁，心肠狠。她看了一下炕头呼呼大睡的一对双胞胎小崽子，再看看炕梢俩未谙世事的大丫头，麻利地穿鞋下炕，开始操持一天喂饱肚子营生。于老太那一双大民众脚，噎噎噎噎，从里走到外，噎噎噎噎，再从外走到里，掷地有声，不吵醒几个贪睡的孩子不算完。她老人家还有个习惯，每早起来，顺手就扭开收音机，把音量放大到无论她走到屋里屋外哪个角落，都能跟她手里动作伴奏上的程度。那个破旧的蒙满灰尘的晶体管收音机也真听话，果然就滋滋拉拉每天从牙疼要断气的波段里发出各种声响，有时是高亢的新闻口号，有时是发音“前轱辘不转后轱辘转”的朝鲜话，有时是滴里嘟噜的俄罗斯语。管他听懂听不懂，有个动静做伴就好。于老太也不挑剔，逮个台就听下去。一个人拉扯着八个孩子，实在是太清苦，太寂寞了。老太太也形成了自己一套打发时光干活的节奏。

于老太把劈柴抱进来，炉灰倒出去，尿桶拎着倒进胡同口的简易便所，顺便拿铁锹拾起一坨冻硬的大粪埋在院子的黄土堆里。小崽子学校正开展冬季积粪肥活动，交够了一定数量的粪肥才能得“五好”加入红小兵。他们家的炉灰、黄土……凡是跟粪便相像的东西，如今全都派上用场，往上面浇上凉水冻硬了，一坨一坨的冒充大粪交公。不光他们家的两个小学生，城里的学生们都用这种办法对付学校的积肥运动。厨房鸡圈里睡眠惺忪的老母鸡被捅醒，“呼——嘘”“呼——嘘”给赶到屋外去。老母鸡很不情愿地呼啦呼啦飞上窗台，最后还是被撵回窗根底下鸡窝里。然后是“哧——啦”“哧——啦”打扫庭院，“劈——啪”“劈——啪”点着引柴。一股红火蹿入炉膛，紧跟着一串浓烟冒将起来。浓烈的橡胶臭味，夹杂着劈柴燃烧的阵阵浓烟，从厨房蹿进屋内，把炕上几个孩子呛醒。屋里隔夜的尿臊味鸡粪味，变成了胶皮的浓臭和劈柴的干烟。孩子们这才一个个呛得“咳咳”“咔咔”咳嗽着，不情愿地爬出被窝来起身穿衣。

大姐于小顶起床后最要紧的一件事情，就是对镜编她那根油黑发亮的大辫子。于小顶继承了她爹娘的优秀基因，把爹妈长相中的优点一样不落全都发扬光大：娘年轻时的高大、丰满、白皙，爹山东人后裔的宽额头、薄嘴唇、大眼睛双眼皮，眨巴眨巴真撩人。虽然穿着一身臃肿的棉袄棉裤，可是她的小肩膀端得板板的，仍然透露天生就有的领袖相。二丫头于小庄可就不一样了，完全跟个野山猫似的，一起床以后就不得闲，到处乱蹦乱撒摸，一会儿踩着椅子蹬高，一会儿又蹲在炕沿周围打量，看看家里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划拉进行李卷带走的。小庄一双秀媚桃花眼，一对齐肩刷子辫儿，精瘦，贼黑，两条山羊腿，一把小蛮腰，腿上仿佛带弹簧，跑起来眨眼不见影，娘送外号“二狍子”。

炕头那一对十岁的双胞胎兄妹小刚和小芳不知因为什么事情又互相推搡捶打起来。小刚白净粉嫩像个瓷娃娃，小芳混沌粗糙像个小母猪。一般龙凤双胞胎都是这么个下场，男孩子在娘胎里会夺气，总是要比女孩子长得聪明漂亮。

咳嗽声吵闹声鸡叫声嘈杂成一片。老大于小顶站在家里唯一一块长满了水锈的小方镜前，一边编辫子，一边埋怨道，娘，你别总用胶皮引火，那东西有毒，时间长了会把人熏出病来。

她们的寡妇娘站在灶台边，一边弯腰往大锅里舀水煮苞米茬子粥，一边嘴里嘟囔道，我倒是想用柴火引火啊，可是城里有吗？上哪儿搂柴火去？

那就不会用纸来引火？

纸？说得好听！纸从哪来？是你爹造纸还是你妈生纸？上下嘴唇一碰你们

站着说话不腰疼。这要不是你三哥在橡胶厂能顺便给家带回来胶皮下脚料，就连胶皮也点不上呢！你点，你点西北风去吧。

你咋竟信任我三哥！他拿回来的什么玩意儿你都当成宝。

不当成宝咋地？你就说这烟道一直不畅通，炉膛也该重新盘盘了。这活儿，除了你三哥，你们几个骚丫蛋子哪个会做？养你们几个能干啥？啥也指望不上！一个个都是白痴报、讨债的货！

老二小庄一边洗脸一边回敬她娘道，娘你一天到晚穷得嘬（东北话，唠叨）个啥！我这不是马上就走了吗？我走了你们就再也不用自己点炉子生火做饭了，以后你们天天下馆子去，天天吃大鱼大肉、大米干饭炒鸡蛋。

她娘一听，气又不打一处来，死丫头你走！你走啊！有能耐你走远远的，再也别回来。

她们的娘一边叨咕，一边菜刀把咸菜丝剁得山响。年复一年的劳累、生育，艰苦贫寒的生活，把她的脾气彻底搞垮了，她的性格乖戾，躁郁，从来就没有个耐烦顺气儿的时候。

两个双胞胎因为一点什么事打得厉害起来。大姐过去劝，小刚说，妹妹小芳跟他抢花。那是他们今天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要用的，那个糊在树枝上的紫色皱纹纸的花束是他的，小芳非要不可。小芳也哭哭咧咧说，小哥把那个黄色不好看的塞给她，抢走了她的紫色的。那是昨天她按老师要求，自己用皱纹纸糊在树枝上，仿照真花做成的。今天全市的小学生都要手持花束，夹道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昨天因为偷偷舀了一勺金贵的白面打糰糊粘花，小芳还挨了老娘一顿揍。哥哥看她的花颜色好看，就非得过来跟她抢。

二姐于小庄上去一把抢过小刚手里的花，塞给小芳，抢，抢，抢，就知道抢！你是哥哥，让着她点。再抢，再抢让你们两个小鸡崽子也下乡！

呛人的煤烟和无休止的吵闹声中，一锅早餐终于上桌。一个油渍麻花的小炕桌，几碗苞米茬子粥，一碟玉根头和雪里红丝拌的咸菜，几个带眼儿的窝窝头。唯一的奢侈是咸菜上面淋了几滴香油。两个双胞胎被香气吸引，狼崽子似的眼珠儿直盯着那只碗，筷子频率不停地往咸菜碗里够。她娘一把打开两只狼爪子，吃，吃！吃多了齁死你们狗日的全都变成盐巴虎！

大姐于小顶艰难地嚼着咸菜条难以下咽，她瞅着这个寒酸的家，瞅着未老先衰的娘，瞅着两个不谙世事的弟妹，嗓子眼哽住了许多伤心和忧愁。于小顶此时正如玫瑰展芳华，是学校里发展的第一批共产党员，十八岁就入了党，区

里的学习毛著积极分子，前年还跟着红卫兵队伍大串联，去北京见过毛主席！这是多么了不起的事情啊！出身贫寒但处处要强争气的于小顶，频遭好运气的眷顾，出头露面拔尖的好事全让她一个人摊上了！如果不出意外，毕业以后有个好去向绝对不成问题。虽说文化大革命一来，她这个学习尖子做不成了大学梦，但是校工宣队已经许诺，像她这样优秀的学生，毕业以后留城进厂当个工人没有问题。共青团的工作正缺少人才。于小顶的前途多么光明啊！简直阳光灿烂彩霞满天！她自己也合计着，赶紧能毕业挣钱养家。娘一个人拉扯着她们几个，实在太辛苦了。谁成想，上山下乡运动一来，一片红一窝端，把青年人整个全往乡下撵，让她什么念想都没了。失去了理想和憧憬的大姑娘，未免心有戚戚，黯然神伤。

二丫头小庄呼噜呼噜喝粥，毫无所感，天生不知愁。本来她打小就不爱念书，一捧起书本就头疼，像什么考试、开家长会之类的，更是让她烦得脑袋大，除了多挨一顿老娘的笞帚疙瘩抽以外，它们不会给她带来任何益处。这回一听说有光荣下乡的美事，二话没说就报了名。上学没意思，呆家里也没劲，下乡有吃有穿有人玩，还不如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疯野去呢！

老大毕竟是姐姐，想跟娘说点什么贴心的告别话，可是话到嘴边，又实在不知该说点什么。她只有转过头来以大姐的身份对老二吩咐道，到了乡下，你得积极要求进步，别像在家时老吊儿郎当的。

小庄显然有点不耐烦，故意把苞米茬子粥喝得稀里呼噜响。于小顶感到自己的权威遭到挑战，再一次训斥她，挺大个丫头站没站相坐没坐相，别像个老母猪似的，喝粥发出那么大的响动。

小庄一听就蹦起来，大鳖犊子你少管我！管好你自己得了！

小顶这时也正郁闷，难免就气冲脑门，借题发挥，也从桌旁立起来，一手叉腰道：老二你别不知好歹！我管你是为你好！你瞧你那德行，到了乡下不吃亏才怪！

小庄也不服气，吃亏上当我乐意，你想吃亏也得有人愿意招你呀！

她娘气得旁边把碗一蹶，二骚丫头你给我住嘴！你姐说你两句说错了是怎么着？就你那二尾巴性子，走到哪里都不让人省心。

小庄气急败坏道，你还在偏向她！我就知道我不是你亲生的，整天惯着大鳖犊子和两个小鳖犊子！我走！从今天开始我走出这个家门，你们谁也别想再看见我！

说着，饭也不吃了，一抹嘴巴头子蹦下炕，麻利地拎起早已捆好的小行李卷和小网兜，一脚踢开屋门就走出家去。一阵寒风呼地灌进来，噎得身后围着

炕桌吃饭的两个双胞胎一人打了一个响亮的喷嚏。

老娘和姐姐面面相觑。见此情景，老大也吃不下去了，放下筷子，说，娘，我也走了。娘也无奈，嘱咐说，小顶啊，到那儿就给娘来信。你这一走，娘真是心里没着没落的。

小顶说，娘，你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你老人家也要保重身体。

娘说，我就担心你妹妹啊，那个二丫头，一副驴脾气，你说她可怎么整！

小顶说，娘，我想办法找人照顾她。她下乡的新宾那地儿有我的同学。你老就放心吧。

一对弟弟妹妹这时也上来牵她的手喊着“大姐”“大姐”。小顶说，你们俩在家要好好听话，照顾好娘。

娘掀起衣襟，抹了一把眼泪说，行了，赶紧去吧。可别晚了。

小顶也拎起自己的行李和网兜。她网兜里的内容比老二丰富得多，有厚厚的几本毛选，还有一个三哥送给她的新脸盆。老二的网兜里，却是家里用旧了的一个破脸盆。一看就知道待遇不一样。老大一掀棉门帘，一股寒风涌进，天光已经大亮了。她一步三回头，走出家门。身后站着穿黑大襟衣服、梳抓髻头、满脸皱纹沟壑的老娘，和两个拖着鼻涕的一奶同胞弟妹。

飞出窝去的小鸟，从此命运莫测，永不回头。

## 二

扎着两个刷子辫儿的于小庄出了家门，拎着小行李卷，拽着小网兜，一路上打着溜滑，热气腾腾往学校奔。

天亮得不是很透，迷迷蒙蒙的，北风烟雪一个劲儿地往脖领子袖筒子里边灌，嘴里的哈气，转眼间就在眉眼上结成了霜，人一见面，都跟白毛鬼似的。于小庄单薄的身体，穿着时髦的草绿色上衣黄裤子，戴着棉手闷子，脸上裹着一条严严实实的大围脖，把自己裹得像熊一样。那个围脖还是她拆了几副三哥拿回来的劳保手套，用一股股的白线拼接起来织的，保暖程度相当一般，但架不住她织得长，让那围脖兜头盖脸在脑袋上绕了两个来回，一点风都打不进。